《無愧的選擇》

6A 馮栢興

籃球場上的燈光刺眼，汗水順著面頰滑落，我站在罰球線上，耳邊是觀眾的喧囂，手中是決定比賽勝負的最後一球。我深吸一口氣，「唰」的一聲，進籃了，全場歡笑雷動。隊友們都紛紛衝上前擁抱我，教練拍著我的肩膀大笑：「允恆，做得好！冠軍賽就靠你了！」然而，此刻的我卻笑不出來，因為我知道，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。

比賽前兩週，球隊加緊訓練，我和好友一心總是最後離開球場。那天晚上，我折返更衣室拿回遺漏的水樽，卻撞見一心慌張地把一包藥丸塞進背包。「哪是什麼？」我皺眉問道。

一心僵住，沉默幾秒後低聲說：「只是維他命丸……」但他躲閃的眼神騙不了人。我認得那種藥是能短暫提升爆發力的禁藥，去年就有球員因此被禁賽。「你瘋了嗎？被抓到整個球隊都會完蛋！」我捉著他的肩膀。一心甩開我的手，聲音顫抖：「我也不想的！但我父親說如果這次再打不出成績，就迫我退出球隊去補習……我沒辦法了！」

回家的路上，我滿腦海都是一心絕望的表情。我們從小一起打球，升中時一心家境突變，父親經商失敗後變得嚴厲，總迫他「只能成功」。每次一心得躲起來哭，都是我陪他練習到深夜，說：「怕什麼？我們約好要一起打進全國賽的！」如今，這個約定成為了枷鎖。

如果舉報他，球隊少了一主力，冠軍夢就碎了；如果不說，難道要眼睜睜看著他毀掉自己。我輾轉難眠，窗外的月光冷冷地照在床頭的獎盃上——那是去年亞軍的紀念，當時他們只差一分。

隔天訓練結束，教練單獨留下我：「聽說一心最近狀態特別好？」眼睛意味深長。我心跳加速，硬著頭皮回答：「他……很努力。」教練拍拍我的肩：「你們是好朋友，球隊需要團結。有些事，不知道對大家都好。」說完便轉身離開，留下我站在原地，掌心全是冷汗。

冠軍賽當天，體育館擠滿了人。熱身時，一心面色蒼白，頻頻望向我。我想起昨晚父親的話：「做人呢，可以輸比賽，但不能輸掉良心。」哨子聲即將響起前，我毅然走向評判席。「我有事要報告。」全場嘩然。一心被帶去藥檢，結果為陽性，球隊被迫以殘陣應戰，最終慘敗。觀眾席傳來罵聲：「叛徒！」「他只是為了自己出風頭吧！」連隊友都冷眼瞪著我。一心被帶離場時，回頭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不是憤怒，而是深深的懊悔。

賽後，我成為了眾矢之的。更衣室裡再沒有人跟我說話，社交媒體上亦充斥著「自私鬼」的標籤。我獨自一人在雨中練球，任由雨水混著眼淚滑落。直到某天清晨，空蕩蕩的球場邊多了一個人影，是一心。「我被禁賽一年……但醫生說，再吃那種藥，我的心臟遲早會出事！」他踢著腳邊的石子，「我父親知道後，反而抱著我哭了……說他錯了。」我鼻子一酸。一心突然把球砸過來：「傻瓜！要罵你我早就罵了，還用等現在嗎？」我們相視一笑，彷彿又回到從前。

畢業那年，我們終於一起捧起全國賽獎盃。賽後採訪時記者問我：「去年你被罵得很慘，現在覺得值得嗎？」我望向觀眾席上笑著的一心，輕聲說：「比起獎盃，我更慶幸我的朋友還活著。」風吹過球場，記分板上的數字終會被遺忘，但那個無愧於心的選擇，卻永遠閃著光。

評語：情感刻畫生動，故事轉折動人